

◎千秋系列·长篇历史小说◎

戊戌喋血记

任光椿 著

大胆——手中无一兵一卒，光绪皇帝仅凭自己年轻、开明，
竟敢得罪满清权贵，颁布《定国是诏》推行变法维新。

难解——巡抚之子谭嗣同在光绪软禁后，不跟康有为等一起逃亡，却伙同大刀王五
百方营救皇帝，并最终甘心殒命菜市口。

糊涂——慈禧太后凭借义和拳一群乌合之众公然向各列强宣战，由此引来八国联军的蹂躏，大批国宝的毁亡流失。

气数——卖身求荣的袁世凯，遭受摄政王等百般猜疑，
本来的效忠之心变为了掘墓野心，清王朝如是选定了自己的掘墓人！

谭 嗣 同

光 绪 皇 帝

慈 禧 太 后

袁 世 凯

康 有 为

梁 启 超

大 刀 王 五



◎千秋系列·长篇历史小说◎

戊戌喋血记^下

任光椿◎著



重温历史小说经典 全新解读戊戌变法



刀 王 五 光 緒 皇 帝 慈 禧 太 世 凱 康 有 為 梁 啟 超 譚 嗣 同



CBS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戊戌喋血记. 下/任光椿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404-4926-1

I. ①戊… II. ①任…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3377号

戊戌喋血记

(上下册)

作 者: 任光椿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应才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经 销: 湖南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2. 25

字 数: 700, 000

书 号: ISBN978-7-5404-4926-1

定 价: 59. 00元(全二册)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第十五章

71

出卖与告密，世界上谁能找出比这更肮脏、更卑鄙、更令人恶心的字眼？

有的人出卖亲人，有的人出卖祖国，有的人出卖信仰与真理……它永远是人类洗刷不尽的耻辱！

不过，叛卖者和告密者，也是有着他们自己的痛苦的。那便是心灵上的痛苦。一个人，当他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亲人、祖国和真理的时候，同时，他也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得到的可能是高官显爵、财富与尊荣，然而，他却丧失了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灵魂的安宁。

出卖灵魂的人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也是折磨人的。

这一向，袁世凯就正处在这样一种被折磨的痛苦之中。

在从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特等官座包厢里，他一个人坐着，心中非常烦闷，不停地喝着烈性的酒。他好像得了幻听症似的，谭嗣同、徐仁铸、还有赛金花、秦小玉的声音，不断地在他的耳边轰响，使他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变法维新是时代的潮流，万民的心愿，能够阻挡吗？皇上的密诏，君父之命，能够违抗吗？康有为、谭嗣同都是强学会的同志，热心爱国的志士，是应该协助他们呢，还是应该同他们分道扬镳甚至落井下石，陷他们于死地

呢？……一连串的问题，搅得他心烦意乱，不到半个时辰，已经摔碎了两只茶杯。几个亲随马弁也都莫名其妙，只是远远地躲在侍从室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一口。

他曾反复想过，谭嗣同的办法也未尝不是英雄之举：领五千新练精兵，突然飙起，占天津，诛荣禄，入京勤王，助皇上推行新政，使国家得以富强，黎民得以安乐，实为英雄之事业，亦将留芳于后世，大丈夫生当如此，有何不可？但是他反复剖析形势，比较利弊，又深深感到这样做风险太大，很难有成功的希望。他知道，宫廷的所有禁卫力量都掌握在老佛爷手里；京畿一带的驻兵，又全都掌握在荣禄手中。自己只有五七千新兵，粮饷无源，弹药不足，要和数倍于己之军队作战，胜负是很难料的。荣禄既已将聂士成的军队调到天津，将董福祥的军队调到北京，显然是早已有了准备的。自己如果要起事，要带兵入京，不仅要和荣禄的亲兵作战，还要和聂士成、董福祥的两支劲旅作战，重重险阻，要突破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京津两地，王公大臣、宗室觉罗极多，守旧势力庞大，新党人士十分孤立，贸然起事，凶多吉少，很难有成功之望。特别是太后的威严更令人畏惧。皇上为太后养子，有母子的名份。万一起事之后，太后震怒，出面干预，皇上又将如何自处？逆母后，杀大臣，又将何以服群官百僚之心？所以他思考再三，权衡得失，还是决定以不采纳谭嗣同的建议为好。

可是，在作出了这个内心的决定之后，他的心灵仍然得不到安宁。

这次皇上单独召见，骤然提升，不会增加太后、荣禄辈对自己的怀疑吗？从种种迹象来看，荣禄不是已经在怀疑自己了吗？特别是谭嗣同深夜造访，行动隐秘，京城耳目众多，万一被荣禄等知道了，自己岂不是有附逆之嫌、灭门之罪吗？谭嗣同等都是敢作敢为之人，自己既已答应他们起事，如果回小站后，久不行动，彼等必然疑恨在心，又不知将要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了；万一他们在列强的支持下，策动董福祥起事成功，自己岂不反成了他们的仇敌和罪人？这样一想，他的心又战栗起来了。他知道，如果自己这一次不按康、谭等维新党人的意志行事，那末，他今后就一定会成为他们最痛恨的人。他们也会像现在要除掉荣禄一样，想尽办法来除掉他的。因此，他决定还是先下手为强，回天津后，马上告密，把谭嗣同、康有为等的图谋全

部报告给荣禄和太后。这样，太后和荣禄等就一定会向康有为等早下毒手，把维新党人一网打尽；而他自己也就可以在太后和荣禄面前立一大功，取得他们的信任和进身之道了。

是的，这样做的确是两全的。然而，它却还需要经过最后的一道关卡——道德和良心的裁择。

向荣禄那家伙告发谭嗣同，这是应该的、道德的吗？

在这内心的关隘上，他踌躇起来了。

他完全知道，只要把谭嗣同来访的情形，向荣禄一告密，康有为、谭嗣同的性命也就很难保全了。他们不都是满腔热忱、忧国爱民的优秀人才吗？他们不都曾经是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吗？怎么能够通过自己的嘴去杀害自己的同志和朋友，摧残国家的有用之才呢？

他像一头受伤的狼，在飞驰着的火车专用包厢里，焦躁地来回走着，心潮翻腾，一直在经历着灵魂的剧烈搏斗。

突然，他的眼光触到了行装架上搁着的那口新买的皮箱，在那闪闪发光的镀银锁搭上停住了。这是昨天庆王爷送给他的。他知道，这新式的硕大皮箱内，装着的全是他这次来京后从李鸿章、刚毅、杨崇伊等朝廷大臣和庆、礼二王那儿收到的珍贵礼品。这种闪电似的一飞而过的思绪突然增添了他对生活的欲望。然后，他的眼光又落到了包厢中的那张大沙发床上，眼前顿时浮起了上次进京来时，与赛金花同宿一夜的甜蜜景象。那可是荣禄悄悄地送来的啊！想到这里，一股灼热的暖流迅速地流遍了他的全身。他感到，眼前的形势真是富贵扑人来呵！飞黄腾达的青云之路既已展现在自己的面前，那末又何必硬要把它推开呢？平时他是最爱看那些稗官野史的。对三国时曹孟德的机诈和谋略，他在内心里是很钦佩的。“宁可我负天下人，勿让天下人负我”，这早已成了他个人生活的准则。因此，他闭上了眼睛，终于在内心里作出了那最后的抉择。

当他重新睁开眼来时，他的眼睛是通红的。他的眼神是迷惘的，闪烁着凶狠的光芒。他突然嗥叫了一声：“来人哪！”

屏息坐在侍从室中的四个亲随马弁，听到他的叫喊，都面面相觑，不敢动弹。

袁世凯又怒喊了一声，他们才轻声地推选了一个年纪最轻的马弁，前去回应。

这马弁，名叫郭俊，年纪才十八九岁，长得清秀伶俐，平时是最逗袁世凯喜爱的。所以，每逢袁世凯烦躁盛怒之时，他们总是推出他来，让他去应付应付，消一消老爷的火气。

郭俊硬着头皮，走到特等包厢门口，通报了一声，才推门进去，只见袁大人两眼恶狠狠的，正站在包厢中发愣。他不敢发问，只得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等候老爷的吩咐。

袁世凯两眼红红的，说了一声：“我的儿，你过来！”

郭俊提心吊胆地走上前去，站在老爷的面前，整个身子都在瑟瑟地发抖。

袁世凯抓起案上的酒瓶，仰着脖子，咕咚咕咚猛喝了一口，然后，放下酒瓶，抓住郭俊的双肩，使劲地摇撼着，问道：“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郭俊胀红了脸，结结巴巴地答道：“老……老……老爷，是……是……是最大的、好……好……好人！”

袁世凯突然满面赭朱，两眼火星直冒，抓起酒瓶，就往地板上一摔；同时，伸开五指，朝着郭俊的脸上，叭叭就是两记耳光，一面还狠狠地骂道：“你胡说！狗崽子！我是坏人！坏人！坏人！”

袁世凯伸开右臂，叉开五指，还要再打第三下。可是，他的直愣愣的眼光，突然在郭俊的眼角上停住了。一颗黄豆大的泪珠，正在那年轻孩子的眼角里颤动着，眼看就要奔涌出来。他蓦地停住了手，就像僵住了的尸体似的停了一会儿。接着，他又突然张开双手抱住了郭俊痛哭起来，并且喃喃地道：“你打我！你快打我！我……我……是坏人！”

郭俊知道他喝醉了，连忙扶住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那肥胖的身躯，搀扶到沙发床上去。

郭俊把老爷扶到沙发床上。他见老爷躺在床上，面容苍白，双目紧闭，就像死人一样，吓得不知所措，急忙去把另外三个同伴找来，商量照应。他们也都急慌了，不知如何是好。这些纯朴的年轻的小兵们，哪里知道，他们的主帅正在经历着一场痛苦的灵魂的搏斗和蜕变！

荣禄是一个阴谋家的典型。

他表面上道貌岸然，不露声色，不随便讲话，也不轻易露面，然而心里却时刻都在盘算着如何往上爬。他生活的惟一目的和乐趣，就是要不断地取得更多的权势和更高的地位。他的手法是简单的、明确的，这就是极力巴结好一位有力的主子，同时千方百计地攻击和陷害那些妨碍他往上爬的人。早年，他一心一意地巴结醇亲王，钻到神机营去办事，得任步兵统领，因此开始发迹！后来，醇亲王失势，他降为西安将军后，又摇身一变，巴结上了执掌朝政的恭亲王，并且回过头来，反噬醇王，以取得恭王的宠信，被提升为兵部尚书。恭亲王死后，他又赶快巴结上了慈禧太后，并耍弄各种阴谋，离间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千方百计地攻讦和中伤光绪帝。其实，从政见上讲，他同光绪帝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的。他也主张维新，主张兼采西法，同意推行一些新政。他对刚毅、徐桐等顽固守旧的大臣倒是看不起的。他知道光绪帝变法之举，符合世界潮流，受到列国支持，确是一条富国强兵之道。可是，他却坚决反对光绪帝。因为他知道光绪帝为醇王之事，对他是很不满的。不搞掉光绪帝，不但他自己再没有进一步晋升的可能；而且，老佛爷去世后，他还有可能遭到杀头或贬斥的危险。所以，这些年来，他便处心积虑地一心要搞掉光绪帝这个半傀儡的皇上。他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他一生惯用的老手法，这就是巴结上一位强有力的主子，极力攻击和陷害那阻挡他前进的人。

半年来，他已向颐和园中的西太后送去过无数次密信了。他收集和捏造了各种证据，说明皇上正在勾结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和欧美各国洋人，妄图危害太后。使他不安的是，慈禧太后对他的忠心虽然一再表示赏识，宠信有加；但是太后对皇上的许多维新之举，却并未予以制止。这使他很担心。特别是最近日本前首相伊藤侯爵的来访和袁世凯被召进京陛见这两件事，更令他感到疑神疑鬼，胆战心惊。清朝末年的大臣们都是很怕洋人的。甲午战后，清廷的王公大臣对日本更是畏之如虎。这次伊藤来访，使荣禄感到了极大的危机。他感到，如果皇上和伊藤会见后，商定密约，取得日本这样一个强大邻国的支持，

那末，皇上和维新党人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守旧党人们也就一切都完蛋了。他知道，甲午战后，国防力量已经濒于崩溃状态的中国，是无法与明治维新后日益强盛的日本相抗衡的。而且，还有个袁世凯的问题。袁世凯早年倾向维新，与康有为有来往，这是他早已十分清楚的。他觉得不久前徐仁铸到小站，现在皇上又突然召见袁世凯，其中一定有原因。万一袁世凯被皇上拉了过去，要袁世凯带兵入朝，拱卫新政，作一个中国的西乡和板垣，那问题就麻烦了。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全用新法训练，一色西式装备，其精锐程度，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都是无法与之匹敌的。只要袁世凯奉命入京，名正言顺，谁敢阻挡？加上，这次伊藤的来华，看上去对袁世凯也是很欣赏的。伊藤的属员森泰次郎就曾多次设法想与袁世凯接近，并在筵席上公然向袁世凯赠诗，以示笼络。这些都是很可疑的。万一皇上和伊藤、袁世凯等结合起来，内有康有为、谭嗣同、袁世凯等文武辅弼，外有日本帝国伊藤首相等大力支持，皇上的维新大业显然就会成功无疑了，而自己和太后等后党势力也眼看就要惨遭覆灭。想到这些，真令他不寒而栗。

自从伊藤一行路过天津和袁世凯进京以后，这一向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几晚都没有睡好觉。他每天都和几个心腹幕僚王苑生、应午桥等在密室中商量。一面派人向老佛爷告密，请老佛爷继续监视皇上和伊藤的行动，防止皇上与伊藤单独会见，一面派人进京，了解皇上接见袁世凯的情况；同时，又专门拿出大宗银子，送天津名妓赛金花陪袁世凯去北京，以收买袁世凯，获取袁世凯的欢心。当他开始采纳应午桥的计策，准备密送赛金花到袁世凯的专车包厢中去时，他的心情还是忐忑忐忑，感到没有把握的。他觉得袁世凯是个硬汉子，过去对酒色二字尚不怎样迷恋，这次也许不会上当，甚至还有把赛金花轰下车来的可能；传扬出去，自己这个制军大人的脸面岂不就太难看了吗？所以，他也曾几番犹豫，总是拿不定主意。直到后来，听人回报说，袁世凯已与赛金花同宿，一同上京去了，他那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

现在，他就更高兴了。

今天午后，他到袁世凯寓中去探访。袁世凯将他引入密室之中，把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策动他起兵勤王，杀荣禄，除旧党等事，全部向他告了密，使他听后，感到又惊又恨又喜，心窝里就像搅翻了五味瓶一般。他惊的是康

有为、谭嗣同等计谋高强，自己还未下手，他们倒先抢到前面去了。如果袁世凯听了他们的主意，整个大局真将不堪设想。恨的是维新党人竟想挖他的墙脚，夺他的兵权，害他的性命，更加激起了他对新党的仇恨。喜的是这一向的功夫到底没有白费，终于把袁世凯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了，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挽救了他的性命，也挽救了整个后党和满朝王公大臣的命运。

听完袁世凯的告密后，他吓得面容失色，咬牙切齿，恨恨地道：“这些新党，说我反对皇上，抗拒新政，竟想诛我，真是冤枉。慰庭是深知我心者，我岂是那等犯上之人？既然他们来者不善，我荣禄也不是好惹的，定要杀尽这些维新党，方解我心头之恨！”

那时，袁世凯也面色苍白，突然双膝跪倒在地，说道：“此事与皇上无干，都是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主使的。如因此累及皇上，我袁世凯就只有仰药而死了！”

荣禄也急忙双膝跪下，扶住袁世凯道：“慰庭救我之恩，没世难忘。此事老佛爷自有决断。朝中之事，全在我与庆邸，有我等作主，决不至累及上位的。请慰庭兄不必过虑。”

他俩互相搀扶起来，又密商了好久，才办好了这桩交易，相别而去。

荣禄别了袁世凯后，当夜便乘火车赶往颐和园去亲自向慈禧太后告密。

荣禄走后，袁世凯感到内心空虚，心情郁闷，百无聊赖。他知道，荣禄已经到颐和园告密去了。慈禧太后听到这消息后，是一定会万分震怒，向皇上和康、谭等维新党人大下毒手的。再往下情形，他便不敢想象了。他眼前好像时时浮现出一片血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他们都会被杀害吗？还是会被投进囹圄呢？皇上会有危险吗？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就这样被扑灭下去吗？整个中国难道又要恢复到维新之前的那种腐败的局面中去吗？……虽然，他肩上的担子现在已经大大地减轻了，再也用不着去执行谭嗣同布置的那一套冒险的计划了，也用不着再担心太后和荣禄等人的忌恨了。可是，他内心的负担却大大地加重了。为了减轻自己心灵上的负担，摆脱那种可怕的内心空虚之感，他决心再去找一次赛金花。

赛金花的寓所，是迷宫似的，无限豪华的。她摒弃了一切旧式的装饰，而全盘采用西洋的摆设：英国式的卧具，法国式的沙发，俄国式的壁炉和挂

毯，意大利式的雕塑和绘画，美国式的电灯和小摆设，还有她从欧洲带回来的各国王室要人赠送给她的那些珍贵礼品等等，真是珠光宝气，新颖华美，耀得人眼光缭乱。

赛金花还不知道袁世凯和荣禄之间新进行的这项肮脏的政治交易。她见袁世凯专程前来找她，心中自然欢喜，立即辞退一切客人，把他接入自己楼上的卧房。袁世凯的几名亲兵，自有赛金花派人接到下边小房中款待去了。使女们送上咖啡茶、香烟、水果之后也都下楼去了。于是，卧房中便只剩下他们两人。

袁世凯乘赛金花起身到帏幕后更衣的机会，靠在软软的沙发上，仔细地观赏着室中的西式摆设。当他正看着房角三角茶几上摆设的那尊裸体的西洋美女雕像出神时，赛金花已经换好晚妆，娉娉婷婷地从帏幕后走出来，悄悄地站立在他的身旁。他转过身来，举目一看，只见赛金花上身穿着一件银红色蝉羽纱西式紧身胸衣，她的下身着一条银红色紧身短裙，裸露出一双雪白丰腴的大腿。

袁世凯被她这种大胆的装束，弄得目眩心摇，神魂颠倒了。他伸出手臂紧紧地搂住了她的腰肢。赛金花便乘势坐在他的膝上，伸出两只娇慵的手臂，绕住了他的颈项。袁世凯被她撩得性起，便伸手往她身上乱摸，却被她蓦地推开了。赛金花站起身来，扭动着腰肢走到一张小桌边去，斟了一杯法国香槟酒，递给袁世凯，说道：“恭喜袁大人！贺喜袁大人！这次可算是风云际会，英雄要造时势了。今夜幸会，我也要为我们未来的西乡大将军干上一杯！”

袁世凯见她如此行径，倒被她弄糊涂了，便诧异地问道：“你这是怎么回事，袁某哪有什么可贺之事？”

赛金花一甩长发，仰头笑道：“袁将军还想瞒我呀？将军这次进京陛见，不是蒙皇上特恩，以兵部侍郎候补了吗？”

袁世凯听了苦笑一声道：“原来是这个。常言道无功受禄，必有灾祸。为这件事，我愁犹不及，又何喜之有？”

赛金花抿着嘴儿笑道：“好呀，袁将军真是大英雄本色，果真守口如瓶啊！不过，将军纵能瞒过他人，又怎能瞒得过我？这次在京师，皇上不是已经给了您衣带诏，康、谭等维新党人也都共同推举您出来帅兵勤王，拱卫

新政吗？但等将军一声号令，眼看就要扭转乾坤，再造河山。将军为我中华四百兆黄帝子孙立下这等功业，这还不是大喜事吗？”

袁世凯听了这话，不禁心头一怔。他想，如此机密大事，怎么竟传到这烟花女子口中来了呢？万一传播出去，岂不误了自己的性命。他心中慌乱，连忙辩解道：“哪有这事？你千万不要听信这等谣言。如此事情，岂是随便乱说得的？”

赛金花见他惊慌失色，不禁冷笑一声道：“看您那个样儿，把咱们当成什么人？这等好事，也想瞒我，难道怕咱们告发了您不成？咱要是肯黑着良心告人家的密，也不会吃这种青楼饭了。实话告诉您，谭军机大人夜访法华寺的事儿，小玉姐昨天陪刚相来天津时已经都暗暗地告诉咱了。咱们虽是烟花女子，却也还分得清是非曲直，哪样事对国家百姓有利，哪样事对国家百姓有害，也还是懂得一些儿的。听说您已经答应小玉姐，决心助康、谭等维新志士辅弼皇上变法维新。这原是天大美事，又何必要瞒着咱们呢？难道还怕咱们到老佛爷、荣中堂那儿去告发您不成？”

袁世凯心中有病，听了这些话，只觉得头脑晕眩，两耳中嗡嗡直响。他心情恍惚，神志错乱，还以为赛金花是要到老佛爷、荣中堂那儿去告发自己呢，忙道：“你不用再说了。你既知情，我也不再瞒你。这事我已全部向中堂大人禀明，几天之内就会有结果了。”

赛金花听了，顿时睁圆了大眼，问道：“什么？你说什么？什么向中堂大人禀明了？你说的是荣禄么？”

袁世凯已经镇定下来，看到赛金花满面娇红，杏眼圆睁，丰满的胸脯不停地起伏着，更显出无限的妖娆，便邪笑着向赛金花走去，一面满不在乎地说道：“是的，就是荣中堂。我已经向荣中堂讲明了康有为、谭嗣同的谋反罪行。他们就要完蛋了。我袁某也决不会仅仅只得到一个侍郎了。最令我惬意的是，从今以后，我也可以经常来亲近你的芳泽了。我也是为了你，才作出这样的抉择的呵。”说着，他的手早已伸到了赛金花胸前。

这时候，只见赛金花柳眉倒竖，凤眼圆睁，伸开手掌，“叭、叭”两声，狠狠地在袁世凯左脸庞上，打了两记重重的耳光，直打得他眼冒金星，瞠目结舌，惊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

赛金花丢下手中的酒杯，突然捧着脸，啜泣起来，跑进了内室，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现在，这房间里只剩下袁世凯一个人了。他捧着发烧的面颊，耳朵里不停地轰响着“告密者、告密者！告密者！”这刺耳的声音。他呆呆地站着，惶惶然就像是一头被狠狠地踢了一脚的癞皮狗！

73

连续几天来，浓密的云层，一直笼罩在北京的上空。乌黑的云团，就像一群群奇形怪状的异兽，在高高的天空中飞驰着，有的向南，有的向北；而低空的气温，却十分沉闷，没有一丝儿微风。一切树木的枝叶，都无声地低垂着，一动不动，好像死去了一般。

空气是异常沉闷而燥热的。

京城里的百姓，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奇闻：时已孟秋，西苑内的桃李却开出了零零落落的花朵；御花园中的灵柏则突然枯死了一枝；万寿山上还出现了一次奇怪的蛇会，成百上千的各种各样的蛇群都纠缠在一起，整天不散；而天坛的石基下竟涌出了大股乌黑的血水！……

这一向慈禧的心情也是很沉闷和烦躁的。

昨天，李莲英从普陀峪定东陵工地回来，谈到工程进展的情况，令她很不满意。定东陵是慈禧自己选定的死后的陵寝，数十年来一直在不停地施工。墓内一切设施，都极其华贵，已经花去了二十多万两银子。这次，慈禧派李莲英去，主要是去查看陵寝的主殿隆恩殿贴金的情况。为了这项工程，户部衙门已经拨去了三千两足赤黄金，作贴金之用，但效果仍不理想。李莲英查看后，提出要再拨三千两黄金。户部因金库枯竭，感到为难，奏请皇上减免。皇上接奏后，竟批准了户部的请求，并提出要从南苑和大内两处太后积蓄的赤金中拨出一部分，予以解决。这件事，使慈禧十分恼火，今天整天都不愉快。

午前，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又带了一批宗室觉罗前来哭诉，说皇上已经下

令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并令天下旗人自谋生计，实际上是断绝了全体旗人的生计，哀求太后出面做主。

这些旗人的哀告，更增添了心头烦恼。

她是一个精明的人，执政数十年，接见过无数外国使节，阅读过许多出访外国的王公大臣的奏摺，经常宴请外国使节夫人，身边还有西洋画师等，对西方的现代文明和世界的趋势也是略知一二的。她对于火车、轮船、电灯、钟表等以及其它各种从西洋各国进口的舶来品，也是喜爱的。在宫中和颐和园铺铁路、行火车、安装电灯、在昆明湖和中南海内行驶汽船，收集各种西洋钟表等，就都是她的主意。

今年以来，她对光绪帝的各种维新措施，有一些虽然内心并不满意，但是只要不触犯她自己的尊严和利益，便也不怎么干预。

开始废科举、兴学校时，朝中大臣纷纷反对，士林哗然，大学士刚毅和礼部尚书许应骙等与皇上力争，而她倒显得比较开明，在争论中支持了皇上的意见，使这项革新措施得以迅速施行。因为她知道，这种措施，对她个人来说，是不会有太大的损失的。

后来，光绪帝下诏，废除天下淫祀以改建学校，这一举措又受到了全国僧道人等的激烈反对，一时间谣言纷起，都门震动。京师几处著名寺观的住持道首，僧民喇嘛等，无不倾巢出动，奔走于亲王大臣之间，甚至直接到颐和园来哀告，请老佛爷作主。她虽然对光绪的这种措施有几分不快，但也还是隐忍不发，并未公开表态，指责皇上。因为，她虽然信佛敬神，但僧道寺观之事，对她来说，毕竟还是很次要的，并无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

当皇上一怒之下，撤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堂官时，她可是大为不满的。这不仅是因为怀塔布与她有亲族关系，是她的亲信和心腹；同时，还因为怀塔布是她亲自选拔的神机营和八旗官兵的统领。在这次突发的事件中，她原以为可能暗暗地包藏着争夺宫廷禁卫控制权的因素。因此，当时，她十分恼怒，差一点采取了行动。但是，当她发现皇上并没有把神机营的控制权夺过去，而只是对怀塔布等顽固守旧、阻挠言路感到愤慨时，她也就隐忍下来，不置一词了。

她知道，皇上变法维新，在国内是得到广大维新党人支持的；在国外，

更是受到了世界列强的欢迎。特别是后一条，在她的心灵上更是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她心中暗暗害怕洋人，极不愿意得罪洋人，因此也就不愿意轻易触动洋人所支持的光绪帝和维新党人。

现在，事态的发展却使她不能再隐忍了。撤掉詹事府等衙门，令旗人自谋生计，这件事影响是深远的。詹事府等衙门，长期以来，一直是朝廷安排宗室觉罗，天潢贵胄，八旗人士的所在；撤掉这些衙门，必然会引起整个宗室旗人的怨恨，对于满族皇朝和她自己来说，不啻是剪掉自己的羽翼，斩断自己的肱股，这就不能不令她感到关切了。特别是接到荣禄的密报后，听说光绪帝已经邀来伊藤博文，将聘伊藤为客卿；又听说光绪帝单独召见袁世凯，擢拔袁世凯为候补兵部侍郎，这更是在她的心头怒火上加上了一瓢火油，使她坐卧不安，更加不能容忍。

兵权是她的最后防线。和一切独裁者一样，这条最后的壕堑，她是决不允许任何人突破的。

袁世凯是国内惟一精锐的新军的统领，伊藤是国外强邻日本帝国的权威首相。这两个人都是她内心最害怕的人。如果这两个人被皇上拉过去了，同皇上结合起来了，她的一切权势就会全完蛋了。她掌握的那些禁卫亲兵，敌不过袁世凯训练的新式劲旅；她的无上权威，也顶不住日本帝国的强大压力，如果到了那一步，她就将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控制和制胜皇上同维新党人了。所以，接到荣禄的密报后，整整一天，她的心情都是很烦躁不安的。

暮色降临了。浓黑的云块，好像一块巨大的黑色的磐石，压在万寿山顶上和昆明湖的上空，遮没了所有的星星和月亮。

净宫之后，一切欢乐歌舞都停息了。颐和园中一片沉寂，万籁无声。这是一天中慈禧最可怕的痛苦的时刻。白天，她是生活在无限崇敬和无限荣华之中的。从皇上和王公大臣以至各级官吏太监奴婢等，无不都在她的面前极力表现出一种恭顺、谦卑、讨好的神情。她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她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她身边每一个人的命运。她的享乐也几乎是无限的，衣、食、声、色、金、银、珍宝，凡是她想要享受的东西，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给她弄来供奉。然而，她的忧虑、烦恼和痛苦也几乎是无限的。她的权势越大，享乐越多，她内心的怀疑与恐惧也越深重。她几乎怀疑她身边的每一个人，怀疑他们

都想要谋害她，夺走她的权势。她十分害怕失势，害怕死亡，害怕失去眼前的一切。白天，这种怀疑和恐惧被无数的阿谀之词和丝竹之声淹没了、冲淡了，还比较好过一些。夜晚，人静之后，痛苦就降临了。她躺在杏黄锦褥上，微闭着双眼，久久地不能入睡，一种孤独感笼罩着她。她越是感到死亡的临近，便越是痛恨这世界上的一切。她恨洋人，恨康有为，恨皇上，也恨那些无用的守旧大臣，对一切都不满意。她不知道应该把这份江山交给谁才好，对前途感到十分渺茫。她正在苦闷地思索着，突然，眼前现出了一串鬼魂的幻影，开始是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先帝顾命大臣肃顺的鬼影，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向她走来；接着又是慈安皇太后的鬼影，披着头发，满面怒容，站在床前向她凝望；最后，又走来了寇连材和颐乐殿主管太监崔得贵的鬼影，满身是血，伸着手向她索命，吓得她毛骨悚然，陡然惊醒，出了一身冷汗。侧耳听时，只听见从万寿山那边，正传来一阵鸱鸢的哀鸣，更增添了她无限的恐怖与凄凉！

她挣扎着爬起身来。这时，早惊动了在帷幕外守候的宫女太监们，他们急忙进来伺候。她心情凄闷，也不言语，先让宫女们送上面巾，给她揩干了脸上和身上的汗水；又让她们捧上香茶来漱了口，饮了一小盏延年益寿的桑椹膏，才缓缓地爬下床来，让两个年轻宫女搀扶着，到隔壁佛堂中去礼佛。

礼拜神佛是她每天必做的一项重要功课。她是个多神主义者。她这个专用佛堂已经摆设了几十年了，里面供有玉皇大帝、关圣帝君、如来佛、弥勒佛、文殊、普贤、观世音菩萨等各种佛像，甚至还有一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有的神像是黄金铸造的，有的神像是美玉雕塑的，配上华盖缨络、莲花宝座，绣幕珠帘，香烛供奉，更显得法相庄严，气象氤氲。这个小小的佛堂，就是她精神上的避风港。每天早晚她都要亲自到这里来焚香礼拜，寻找心灵上的慰藉。

现在她满怀着绝望的痛苦的心情，刚从恶梦中醒来，心中充满着恐怖之感，默默地来到了佛堂。佛堂里的长明灯是日夜燃着的。宫女们都懂得她的心意和习惯，知道她又要拜佛了，便去点燃了信香，焚化了黄表，又搀扶着她在诸神像前拜了一拜。慈禧跪在黄绫拜垫上，仰望着诸神的法相，突然感到心中一震，急忙闭上眼睛，默诵起佛号来。

慈禧正俯身跪坐在拜垫上，闭目默诵经咒，突然听见宫门外传来了一阵

喧哗。她连忙挺起身来，问是什么事。早有主管太监出去观看，一会儿，回来跪禀道：“荣中堂深夜来京，有紧急情事，要叩见老佛爷。”

慈禧听了，不禁心头一惊，暗暗纳闷。她心中暗想：如此深更半夜，如非紧密军情，荣禄一定不会连夜亲自进京来闯园求见的。莫非是英、俄军舰真的已在大沽口外打起来了么？于是她急忙起身，步入正堂，派人传呼，宣荣禄进见。

荣禄神色紧张，慌慌忙忙进来，行过大礼后，便请太后屏退左右侍从，然后膝行几步靠近太后身前奏道：“启禀老佛爷，因皇上重用康有为、谭嗣同等乱人，勾结袁世凯，妄图兴兵作乱，围攻颐和园，劫持老佛爷圣驾，并欲杀尽王公大臣，尽变祖宗成法，我大清江山，已危在旦夕，还望老佛爷早作主张，重新训政，除乱定国，挽救危局才好！”

慈禧听了，又惊又疑，忙问：“哪有这等事情？”

荣禄道：“此事乃袁世凯亲口对我所讲，千真万确，决不有误。另有袁世凯记诵抄录的皇上衣带密诏为证，请老佛爷观看。如还不信，请将袁世凯传来，一问便知。只是今日情势，已极危险，万不可迟延，迟则误事，还望老佛爷早作决断！”接着又把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策动袁世凯之事，详细叙说了一番。

慈禧见他叙说真切，又看了衣带诏抄件，确系皇上口气，怎不相信，顿时气急败坏，便要宫女传呼李莲英，立即准备摆驾回宫。李莲英被从床上喊起来，领了懿旨，急忙准备车驾去了。这里，慈禧又同荣禄仔细商量的行动步骤，要荣禄立即赶回天津去，调董福祥军队入京弹压，等把天津的事情安顿妥当后，便立即入京来办事，辅弼训政；又命荣禄传旨步兵统领崇礼，立即派兵捉拿康有为等，不得有误。

荣禄领了太后懿旨，因事情紧急，也不停留，连夜离开颐和园，部署调兵和捉拿康有为之事去了。

此时，天已破晓，慈禧盛怒未消，梳妆饮膳后，立即命驾回宫，带领禁卫亲兵，全副銮驾，往紫禁城而来。这时候，她的决心已经下定了，要用仇人的鲜血，来洗雪她胸中郁积已久的愤恨！